

書叢本基學國

集山子庾

(上)

撰注 信璠 庾倪

行發館書印務商

注釋庾集題辭

倪璠

庾子山咀嚼英華。獻飫膏澤。上自天監。下迄開皇。江表一文。爭相傳誦。咸陽洪筆。多出其辭。誠藝苑之山嶽。詞林之淵府也。自滕道撰集於新野。魏澹闡注於房陵。道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舊作。蓋闕如也。及隋文帝平陳。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書經籍志。稱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揚都十四卷之遺也。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爲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世稱其博物。隋史列傳。具載其事。舊唐書志。有集二十卷。與本傳合。要稱其滕王所撰也。庾集在於周隋。有此二本矣。今其書並已不傳。世之所謂庾開府集。本宋太宗諸臣所輯。分類鳩聚。後人抄撰成書。故其中多不詮次。取而注之。文集凡十有六卷。并釋其序傳。撰年譜。世系圖二篇。有所脫漏。在於末卷總釋。諛聞陋識。敢云燕石之瑜。摘句尋章。

自哂貂尾之續。舉其大略。附之篇首云爾。

子山精敏。博極羣書。史傳贊言尤善。左氏觀其序出師之名。則靈鈺金僕。稱兆亂之子。則螭目狼心。星紀庚辰。以志亡滅之期。紀侯鄆子。以記出奔之狀。車絰覆而馬旋。寧甲裳去而餘皇棄。包胥依牆於七日。辛有感祭於百年。他如走羣望。則實沈臺駘。致大漸。而黃熊赤鳥。季氏亡則魯不昌。子雅喪而姜族弱。組織傳文。庾爲甲矣。自非橫一卷於長頭。數平生之極癖。何以得此。若夫易禮分王鄭之學。尙書別今古之文。雖家本江南。而學遵河北。至於九流七略。海上名山。遊仙步虛。則朝浮紫氣。麥崖經藏。則夜落常星。莫不言若泉湧。思如飈發。此又玉振金聲大成之集也。

九辯九歌。濫觴於戰國。二都二京。浴日於漢朝。先之以賈馬王楊。申之以曹王顏謝。文體亦數變矣。至若酈元之注水經。楊銜之志伽藍。江表似覺遜之。夫南朝綺豔。或尙虛無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

習。若子山可謂窮南北之勝。稱其文詞。則安仁伯喈。論其銓敍。則令升承祚。而今人厭薄此體。以難於敍事。是謂筆筆對仗。守一而不變者也。子山之文。雖是駢體。間多散行。譬如鍾王楷法。雖非八體六文。而意態之間。便已橫生古趣。唐之王後盧前。直如虞褚諸家。駱賓王差與李嶠等。則顏魯公耳。至若中晚之單薄。宋元之鄙俚。漸類墨豬。殆又降而益下者與。

子山北地羈臣。南朝才子。若令早還梁使。依然英蘭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興之國。遇合乃所願焉。文章蔑云進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蘇武李陵。情由哀怨。哀江南一篇。可以知其工矣。王司空贈周汝南書。感此別離。顏大夫著觀我生賦。稱其清致。史亦並載其文。若此賦。則又吳蜀在前。而子山之爲魏國先生也。其指南梁。則以楚事爲辭。言西魏。多以秦人爲喻。念護軍而悲濟陽。憤正德而冒申子。有尙書之多算。而事異臥牆。有司徒之勤王。而身悲逐獵。搜神記之五郡兄弟。梁家實有其班。孝子傳之

三州父子。南國適符其數。喻王琳於陶侃。安用借資。比鴉仁於顧榮。空循僞迹。畢昂牛斗。原失計於武皇。神華龍荒。慨無謀於元帝。齊秦交患。晉鄭焉依。陳人帝而鳳飛。岳陽附而天醉。石頭去矣。建業何路可歸。鶉首剪諸。江陵無家可寄。擬招魂之作。魂兮歸來。狀七哀之詩。哀可知矣。

哀江南賦。序稱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爲主。予謂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悽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若夫枯樹銜悲。殷仲文婆娑於庭樹。叩竹寓憤。桓宣武贈禮於楚丘。小園豈是樂志之篇。傷心非爲弱子所賦。咏懷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連珠之四十四章。漢將自循其髮。吳明徹乃東陵之故侯。蕭世怡亦思歸之王子。永豐和言志之作。武昌思食其魚。觀寧發思舊之銘。山陽悽聞其笛。何僕射還宅懷故。周尙書連句重別。張侍中藏舟終去。並爾述懷。元淮南寶鼎方歸。猶慙全節。曾叨右衛。猶是故時將軍。已築仁威。尙贈南朝處士。徐孝穆平生舊友。一見長辭。王子珣故國忠臣。千行下淚。凡百

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憫其志焉。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蕩子鴛鴦之賦，燈前可出麗人，鏡中惟有好面。此當時宮體之文，而非仕周之所爲作也。

西魏所國本是秦都。南梁之伐，覺由安定。彼旣變魏作周，此乃遷南事北。終年羈旅，榮期豈謂樂茲。匿怨而臣，丘明自然恥此。而乃形諸毫翰，託擬風騷。如擬咏懷二十七首有云：惜無萬金產，東求倉海君。又云：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其悲憤皆此類也。昔謝靈運作詩有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當時稱其異志，是以名士少有自全。文章之禍最酷。周之世宗高祖，滕王趙王，才藻所擅，旣已並麗淵雲。披覽之餘，豈其獨昏菽麥。明時不諱，其在此與。原其築宮虛館，有足稱已。

江南競寫，曾與徐陵齊名。河北程才，獨有王褒並埒。然而青衿初學，同時子服之班。白首無徒，且結桓譚之好。徐旣未可齊驅，王亦安能並駕。是以寫片石於溫子，餘則無人。類一語於吳筠，終須削札。專標

庚氏百世無匹者也。

乞靈假寵。無非操我戈矛。異議高談。條爾縱其尋斧。文中以爲其文夸誕。令狐謂之詞賦罪人。彼旣未許肩隨。而乃騁其臆說。若夫非劉勰而文心。非鍾嶸而詩評。品藻之說。人稱屢中。踳駁之論。予曰未可。輿圖所載。在天有星辰分野。在地有山水陰陽。禹貢夏書。職方周氏。班考地理。彪志郡國。自此南遊。五馬北據。黃龍地形。自爾剖分。州郡率多僞置。大抵前承漢魏。後歷隋唐。以是循求。差足彷彿。自茲而降。多不雅馴。若夫山河屢異。陵谷幾遷。雖使豎亥尋山。夸父逐日。今之所遊。或非古處。笨伯之談。爭相標榜。以爲古人某地。卽今某處。驗諸前典。正復不然。是猶登華嶽者。望蓬瀛以爲途。適於越者。指沙漠而爲路。求其合也。不亦遠乎。有如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此時尙住鄢陵。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然後遷居新野。天關地軸。以轉其神華。沙起柱飛。以志其遷徙。刺梁益。則漢武求仙。郡漢中而

劉封失策。序其往古之跡也。趙王鎮蜀。則延閣叢臺。齊王平鄴。則石闔玉鼓。稱其前後所歷也。馮翊涼州。俱有伏龍。崑崙霍山。各分天柱。言鄂坂而南北異途。並遂城而燕韓易地。命赤山之泰岱。或借天孫。比太壹於金陵。同稱地肺。玉帳明月。倡自簡文之作。而知其必在江南。虎踞龍盤。本出張勃之書。而或者妄稱蜀志。又如張遼赤壁。葛誕九都。則疑似之間也。目廣漠爲長松。指睢陽於宋國。則今古之別也。豫章統以歷陵。而稱歷陵之木。滹沱在於安平。而號安平之河。凡此實費搜求。敢云翔實乎。

禮記生而命名。史傳兼稱小字。中朝名宿。荀子阿奴。南國詞人。范曄謝客。是以昔時王子。比之今我。蘭成。正如此日司徒。對以當年狐偃。若使連名引古。點鬼之簿。何爲別體稱今。小名之錄已志。他如柳名申子。青州似彼齊奴。立字荀娘。文園亦稱犬子。復有氏彼邑居。尊之茅土。張封壯武。羊邑南城。征南鎮北之名。護軍尙書之號。無非因事推詳。本是隨文稱述。

賦詩雖取斷章。然一句而未盡一簣之文。春秋謂之書策。有季年而事循元年之例。總以觸物而興。不必類集一處。有如言無鐘者。非爲襲莒。稱襲莒者。不說無鐘。師興而雨。非是圍原。三日原降。何曾遇雨。空尋無射之書。輒廢請雨之錄。略言其一。餘足見矣。古人惟取博通。後人止尙標竊。蚩鄙之習。罄竹難書。蓋類書盛行於唐宋。而非庾氏之所爲學也。

郊丘本殊。祫禘自別。昊天之下。又有五天。而更祀其感生之天。四廟之上。特立太廟。而別立以二祧之廟。此周制也。宇文氏入關以後。尙闕樂聲。平荆以還。大獲梁器。太祖始行周禮。武帝初造山雲。制作議於盧辯諸人。文章出於庾信之手。蓋當時上遵鄭氏河北之學。徐遵明之遺訓也。若夫七世之說。本是王肅之改稱。九廟之制。亦自劉歆之詔說。嘗案古文尙書。如左傳所載。杜氏稱逸書者。真古文也。餘皆諸子之學。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喻山大水大生。

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按逸書如此。自漢以後。皆習今文。尙書。孔安國所注古文。遭巫蠱不傳。王肅託言出自皇甫謐家。改易此文。以資難鄭。若果七世觀德。咸陽市門。千金其兩致乎。肅之妄也。若夫三廟不毀。與四親廟而七。惟周始有其數。漢武喜功。實爲流毒。博而篤矣。予師韋公劉歆。取殯葬之期。以應廟數。豈云得禮。王肅本此諛言。遂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共七廟而九。歆惟滋一時之議。肅則亂萬世之經。後周憲章其功大矣。六卷之文。或載辯於弁首。或附議於篇末。無非本諸經疏。未敢肆其筆端者也。

魏釐之冢。舊闕殘編。魯恭之壁。間多爛簡。其或字本舊遺。義存原闕。至有虛虎三書。魯魚一變。或音同而字異。或半類而全非。如二王二鄒三清四說。謝中郎譏佞佛佞道。本是二何舍利弗。爲大事因緣。殷勤三請。乃有訛爲二王之音。易以三清之字。胡組而書。故組任成而誤任延。廣漢流渥。豈云廣莫之都。

枝江有碑。不混板楯之弩。雖還原字。仍定正文。其或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亦必矯正以懲其誤。至於一事所出。諸書並載。或此詳而彼略。或先源而後委。要欲處處見之。非關重複也。又有一姓雙名。兩人同地。京兆有邊鳳。繼踵或者卽是。子韶塞庫。本王季所囚。此鄉亦留箕子。今雖無考。古或有書。諸所擬詞。愧云篤論。卽如蔚宗作書之始。兩漢自有諸家。唐皇稱制以前。二晉各有數本。先後既多異同。彼此互分詳略。書之不傳。亦有命也。予嘗於十七史之外。欲遍勒諸史別部。苟悅袁宏以下。惜未盡得其本。望中郎之盡興。是所愧心。假石瓊於鄰人。庶幾免矣。

秦儒出谷。金鏡又以數亡。漢簡吹灰。珠囊幾經重理。考藝文於漢志。或有未識其名。驗經籍於隋書。焉能盡存其本。况復東宮抄撰。麟趾校書。俊邁絕倫。羣書博覽。求之當世。未窺半豹之斑。豈有後人。翻識全牛之體。百川皆到。非容測蠡而知。五技易窮。不過滿腹而止。諸所闕疑。自安疎陋者也。

庾子山年譜

錢唐倪璠魯玉編

梁武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之後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永元三年二月帝發襄陽十二月斬東昏南康王卽帝位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進爵爲王齊帝下詔禪位天監元年夏四月卽位於南郊在位四十九年崩尊爲武帝廟曰高祖葬於修陵

天監十二年 癸巳

武帝卽位之十二年也陸倕新刻漏銘曰天監六年大歲丁亥哀江南賦稱太清二年爲戊辰知是年歲在癸巳又以滕王適序己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信當以是年生

天監十二年 甲午

秋七月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綸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隋書地理志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多有析置至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

天監十四年 乙未

天監十五年 丙申

是歲魏明帝
詔熙平元年

天監十六年 丁酉

春詔織錦者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以其戮翦有乖仁恕宗廟牲牢皆代以麋薦用蔬
莫朝野喧囂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終不從按武帝溺情釋教實起於此

天監十七年 戊戌

天監十八年 己亥

夏帝於無碍
殿受佛戒

普通元年 庚子

是歲魏正

光元年

普通二年

辛丑

普通三年

壬寅

普通四年

癸卯

是年簡文帝以晉安王爲雍州刺史信父眉吾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眉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普通五年

甲辰

普通六年

乙巳

是歲魏孝

昌元年

普通七年

丙午

大通元年 丁未

本紀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通大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及簡文帝爲太子時有望同泰寺浮圖詩子山集中奉和同泰寺浮屠卽此寺也信時年十有五歲侍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滕王迥序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賦云蘭成射策之年是也按天監元年立皇子統爲皇太子至中大通三年薨知爲梁昭明太子時也

大通二年 戊申

是年春魏明帝崩夏魏大都督爾朱榮推奉孝莊帝是爲永安元年

中大通元年 己酉

六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救苦設齋以身爲禱按賦云設重雲之講卽此殿也秋九月朱雀航華表災按朱雀航卽後太清二年庚信屯兵處九月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中大通二年 庚戌

夏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是歲魏莊帝永安三年秋魏莊帝殺其權臣爾朱榮僕射爾朱世隆奔高都奉長廣王曄爲主而弑孝莊帝年號建明集中碑誌所稱永安以來魏室大廈又云洛邑亂離當塗危逼蓋指是事

中大通三年 辛亥

夏四月皇太子薨。六月立昭明太子子歡爲豫章郡王。譽爲河東郡王。晉爲岳陽郡王。秋七月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摘爲右衛率。摘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時信爲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年十九歲。十月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涅槃經。十一月復幸。說般若經。自後每歲幸焉。是歲魏爾朱兆又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爲普泰元年。又魏渤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別奉渤海太守朗爲主。改普泰爲中興。

中大通四年 壬子

春立臨川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是歲魏高歡平爾朱氏。廢節閔帝。及自所奉渤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永熙元年。

中大通五年 癸丑

是歲魏孝武帝用侍中斛斯椿之言。疑忌高歡。殺其黨司空高乾。始與歡有隙。

中大通六年 甲寅

是年春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關西大行臺賀拔岳。夏夏州刺史宇文泰收岳驍悅斬之。孝武以泰爲關西大行臺。秋魏孝武帝出屯河橋。高歡將兵淮河。孝武西奔長安。以宇文泰爲丞相。秉政。歡追至華陰而還。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爲主。徙都

鄴魏於是始分爲兩。孝武既至關中，又與秦不平，未幾遇鴆而崩。

大同元年 乙卯

是歲，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宇文泰封安定郡公。

大同二年 丙辰

冬十二月，與東魏通和。

大同三年 丁巳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張昂聘於東魏。是年，高歡自蒲津伐西魏，使大都督竇泰攻潼關。春，宇文泰擊竇泰，斬之。歡走，宇文泰攻東魏弘農，拔之。冬，高歡自蒲津擊西魏，泰與戰於沙苑，大破之，俘斬七萬。歡走，泰遂濟河，擊蒲坂，汾絳皆下之。還屯馮翊，又使開府獨孤信攻洛陽，拔之。梁陳以西多降西魏，集中諸碑誌，所稱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沙苑陣，皆是年事。魏之大統三年也。

大同四年 戊午